



人生絮语

像荷花一样开放

文/项伟

有一年，我们随团到南方旅游。当晚，入住在一依山傍水的小镇上。民宿的旁边，有上百亩的荷塘，灯光下，像碧浪般盛开的荷叶成功地吸引了我们的目光。

“快来看，快来看，这里有盛开的荷花！”平时只在书上见过荷花的小宝像发现了宝藏一样兴奋地大喊，并朝着荷塘边上跑去。

我赶紧跟了上去，放眼一看，果然，在一望无际的荷叶丛中，有少數的荷花已经绽放开来，像是凌波飞渡的粉红仙子，分外惹眼；但更多的是亭亭玉立的花苞，粉面朱唇，似开未开，娇羞可爱。

“小朋友，我考你一个和荷花有关的数学问题，可以吗？”正在这时，民宿的老板，一位戴着眼镜、长相斯文的中年大叔走过来，微笑着问小宝。闲聊中得知，大叔是附近一所小学的数学老师，开民宿只是他的副业。

“好的，您说。”小宝在外人面前还是蛮有礼貌的。

“荷花开花有个特点，就是它每天新开的花朵的数量和已开的差不多，整个荷塘开满荷花，大约需要30天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荷花在第几天的时候能开满半个荷塘呢？”大叔笑着问道。

“第15天！”小宝脱口而出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大叔故意问道。

“噗！30天的一半，不就是15天么？”小宝吐了吐舌头道。要不是和对方不熟，我估计他早就冒出那句“你当我傻啊”的口头禅了。

“小朋友，很遗憾地告诉你，你答错了，正确的答案应该是第29天。”大叔轻拍着小宝的肩头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小宝一脸的疑惑。

“如果每天新开的花朵的数量和已开的差不多，那就意味着当下开放的花朵总数，会是前一天的2倍对吧？那么要是在第30天，荷花能开满整个荷塘的话，前一天（第29天）应该是半数才对。”大叔停顿了一下，接着说道：“半数也就是相当于半个荷塘的花了，不敢相信对吧？事实也是如此，这就是荷花的特点，昨天还是半池春色，今天却已经是满塘芬芳。从半塘花到满塘花的跨越貌似只用了短短的一天，实际上，却是荷花积攒了一个月的结果。”

“哦！”听了大叔的讲解，小宝认真地点了点头，一副若有所悟的样子。然而，很快他就被附近羊肉串的叫卖声给吸引了，跑了开去。

晚上熄灯后，听着不远处荷塘里此起彼伏的蛙鸣声，我突然想起了民宿老板最后说的那句话：“从半塘花到满塘花的跨越貌似只用了短短的一天，实际上，却是荷花积攒了一个月的结果。”事实也是如此啊，如果没有一个月的蓄力积攒，哪来最后一天的满塘繁华？再往前看，倘若没有荷花的根茎深扎于淤泥中，经年累月、不见天日地汲取养分，沉淀精神，又哪来那一个月的扬眉吐气、绚烂至极？荷花固然如此，人生又何尝不是？很多时候，人与人之间的差距，不是一天两天就拉开的，而是依托于之前长期、不断地积累。人生拼到最后，不再是凭一时的运气和聪明，更多的是坚持与毅力——所谓的一鸣惊人，无非都是厚积薄发而已。

都市心情

时光之吻

文/李晓

有天，我在母亲的老房子里，身体陷入破了几个洞的旧沙发，疲乏之中睡过去，打起了轻微的鼾声。等我醒来，发现母亲正怔怔地望着我。

母亲轻声说，“你越来越像你父亲了。”父亲生前，也时常把困顿的身子陷入沙发，有时小憩过去，呼噜声中胸前落满了口水。三年前的秋天，父亲从老街驾鹤西去。母亲之前还对我说，“看你说话的腔调，皱着眉头想事情的样子，越来越像你父亲的神态了。”父亲的样子，在我心里，一直固定在50岁上下的年纪，走路缓慢，对没有到来的日子，总是充满了沉沉的忧虑。父亲到了79岁那年，因为严重痛风，双脚长满痛风疙瘩，如果没人搀扶，几乎不能独立行走。

母亲的话，让我忍不住暗暗吃惊。有时我对镜打量自己的神态，说话的腔调，很多杞人忧天的想法，真的越来越与父亲神似了。时光在不动声色中把我雕刻成父亲的模样。

父亲和母亲的一辈子，差不多就做了三件事，工作与种地，把孩子养大，后来变老。父亲坐过几趟飞机，走了七八个省份。母亲一辈子，从没有出过远门，甚至还没有跨出过外省。汗水中的盐，泪水中的苦，笑容里的哀愁，消费着时间，却也账目清清楚楚。父亲走以后，母亲说，“这辈子没啥其他想法了，就想当曾祖母，享受一下四世同堂的欢愉。”

很多人的一生，就这样把生活流程走完了。从蓓蕾初绽，到老树虬枝，最后爱恨入土。时光的大雪，片片飘落铺展成皑皑雪原，雪融后满地泥泞，尘埃厚重。我们接受着时光的打磨，从豪情万丈到心平气和，从展翅翱翔到羽翅收敛。

朋友老牟83岁的父亲，两年前的一天，平时脾气温吞的他突然之间变得暴躁易怒。有天，老牟父亲在家里对老牟母亲咆哮着要离婚，惹得老牟的母亲伤心哭泣。老牟赶到父母家，原来，父亲一直尾随着跳广场舞的母亲，主要目的就是去盯梢，有次父亲发现一个老头子请母亲跳了一支舞，冲动的父亲当场冲过去同那老头子厮打了起来。

这个心结，让老牟父亲消化不了，他果断地提出要离婚，还把离婚的家产家当在本子上分得明明白白。经过老牟耐心劝解，老牟父亲终于消了气。然而，接连发生的事，让老牟隐隐感到了父亲的不正常。母亲外出走一步，父亲就要在后面跟随一步，疑神疑鬼的父亲，总是担心母亲“晚节不保”。有一天，外出的父亲，突然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，好不容易走到了自家小区，却忘记了楼层，最后还是在一个好心邻居的护送下才回到了自己的家。老牟把父亲送到医院检查，诊断结果是阿尔兹海默症。老牟明白这个病导致的后果。3个月后，父亲忘记了家人的名字，有天他望着老牟问：“你是隔壁的，来我家干啥？”老牟大声说：“爸爸，我是您的儿子啊。”父亲搔搔后脑勺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对啊，对啊，你是我儿子啊。”一会儿后，父亲又木然地望着老牟问：“你到底是谁啊？”老牟很是难受。父亲现在的记忆像鱼一样，只有短短的7秒。父亲的脑子，陷入了时光混沌的沼泽。

父亲在家里总是闹，深更半夜起床收拾衣服嚷着要回老家去。受不了的母亲，与老牟商量后要把父亲送到一家养老院照顾。等老牟把父亲送到养老院时，他对父亲说：“爸爸，今后这里就是您的家了。”父亲点点头说：“好啊，这里好。”可当老牟转身回家时，父亲又嘟囔着跟随他，回头望见父亲那委屈、可怜甚至是哀求不要丢下他的目光，老牟的泪，一下就涌了出来。老牟把父亲又搀扶着送回了家。

今年春天，老牟的父亲在医院去世了。临终前三天的晚上，记忆回光返照的父亲，突然从枕下摩挲出一张存折，他告诉儿子：“这个，都是给你攒下的。”打开存折，是这些年父亲勒紧裤腰带攒下的17万元钱。

老牟跟我聊起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，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们总以为父母不会老，一直护佑着儿女子孙，却不知时光也在慢慢啃噬着他们，等他们老了，我们也在追着他们的脚步。”

那天，我与老牟望着阳台外边城市的灯火，陷入了很久的沉默。